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二十三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疎皆在州郡有

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字孟達平陵人賢之元徐上議名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恭忠固志

不可以為勝辭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銀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閥然其要歸

于選二十石一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言天下樞要在乎尚書而問者多從郎官起升此位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八月帝南巡詔所經道上州縣毋得設儲峙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遺使奉迎探知起居千石堂坐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為尚書僕射九月幸章陵十月進幸江陵還幸宛召前臨淮太守宛人朱暉

拜尚書僕射暉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暉直自遂南陽朱季更喪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

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暉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固執以為不可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

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讎非明主所宜行帝怒

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赦出之暉因稱病為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詔

余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願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

尚書並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十一月還宮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秩六百石掌奏及印工文書

魯國孔僖字仲和丞郡崔駰字季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堅道號勝文

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書自訟言曰凡

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至如李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謗虛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穢澤有加臣等獨何訕刺哉假令所非實是則固應改過倘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奏詔勿問拜傳蘭臺太史

賜毛義

字少卿廬江人

鄭均字仲虞東平人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于鄉里帝下詔褒美賜義均穀各

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

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道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傭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

遇任城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號為白衣尚書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掾適至以義守

安邑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賊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

為禍屈也安邑東觀漢記作安陽今從范書

詔除妖惡禁錮者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悔之諸以前

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三年春正月

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去矯飾者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者為令又

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注見前今劉方字伯况平原人吏民同聲謂其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司

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厯

太初厯施行百餘年厯稍後天

謂七曜之行在厯象所推步躔次之前晦朔弦望不合也

上命治厯編訖人性李梵等綜校其狀

作四分厯施行之

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

見前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

注亦赦天下帝之為太子也

人時次南張酺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張舉會庭中先備弟子之禮

使酺讀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

三月幸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

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講孔傳曰今日之

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尊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曰非聖者乎陳馬有斯言乎拜德郎中

會京于卿家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

句踐早嘗嫁重

丁男蓋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此戶皆子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句踐早嘗嫁重

丁男蓋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此戶皆子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至東平祠獻王陵

今泰安府東平州東北院山上有微漢東平獻王冢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

因泣下露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

獻王之歸國也驛騎府吏丁牧周相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失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事祖及孫時獻王子懷

王忠已卒忠子徽嗣王

夏四月還宮

秋七月詔定律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因

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因也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粟給如律

律本有此條今舉行之也

帝北巡三月還宮帝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

解之進幸中山還幸元氏復幸趙賜從行者各有差

夏四月收太尉鄭弘印綬

弘于元和元年為太尉

弘自繫獄出之卒以宋由

字叔路為太尉綱目凡例三公策拜卒免安帝以後因事乃書今于章帝時即

依此例其事無足錄者皆不具書

弘數陳軍權勢太盛言甚切至憲因奏弘泄漏密事

憲為張林楊光貪殘弘奏帝責讓弘

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尋卒

弘病篤復上書極言憲姦惡當誅帝省章遣醫視病亡至已卒

司空倫罷以袁安為司空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實

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先是超發疏勒千實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

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及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至是忠說

康居王借兵還據橐中

疏勒地各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于超超知其姦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

字叔通魯國薛人也

定漢

博士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

曰誠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難筆不能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見呂氏春秋

乃拜褒

倫此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超詐降與傳介子誘斬樓蘭其蹟相類然彼猶失信此乃屬奸貴謂勝之

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褒乃依准舊典雜以五經載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訂章和元年以嘉瑞歷見欽政元夏六月以袁安為司徒桓虞免安代虞字仲春為司徒任隗字仲和為司空隗清靜寡欲帝素得其行及是拜司空以尤正見重于時

秋七月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名蒙先是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皆烽掾李章追獲之號

吾曰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太守張紆遣之羌即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已而護羌校尉傅育北地人募人聞諸羌胡羌使人之自門羌胡不肯遂叛出塞更依迷吾育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

育獨進軍迷吾龍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餘人會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張紆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

漢縣故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與戰迷吾敗走欲降紆納之迷吾率眾至臨羌紆

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眾斬獲數千人迷吾子唐與

諸種解仇結婚交質祿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郵制榆谷在今蘭州府河州西

八月乙未晦日食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北匈奴衰耗黨眾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

乃遠引而去南單于與戰于涂邪山斬獲而還至是鮮卑復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于是屈蘭儲等五十八部口二萬餘人

八千詣雲南五原朔方北地降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超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

少不敢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硬生口得歸言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于西界追超溫

宿王將八千騎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塞召諸部勒兵驅鳴馳赴沙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沙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馬來朝上篤于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實賜過度

倉帝為虛太尉掾何敞奏記宋由請初諸王純國節者勞費由不能用何敞手文高平陵人尚書宋意均族子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懸空已驕奢僭擬上下之序失君

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遂遣歸藩以塞眾望

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是為孝和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陵在河南府洛陽東南

史臣曰章帝素知人腹苛切事從寬厚平徭闢賦民賴其慶嗚呼愷哉

太后臨朝實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為虎賁中郎將為弟景璽並為中常侍兄弟皆在親要之地

崔駰以書成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隄

衛尉克已狃體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于時垂愆于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而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

十保族全身西人而已書曰蓋于有淑可不慎哉

以鄧彪字智伯為太傅錢尚書事自官總已聽實憲以彪有義讓彪父邯中興初有功封鄴鄉侯邯卒彪讓國于異母弟先帝所敬

中彪拜太尉元和初乞罷詔給二十石俸歲時存問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而

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雖趾之惡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家

諸王始就國

御批後漢書卷二十三 後漢章帝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五月京師旱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石武王綱之子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北擊匈奴以贖罪都鄉侯暢來市國

憂太后數名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維

考剛等尚書韓牧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太后怒責核校固執其謀韓牧字伯師潁川無陽人太尉掾何敞請獨奏案之說來由曰暢臣

未平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跡跡不顯主名不立欲數備服職職職曹二

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三公不與賊盜公衆姦惡莫以為咎敞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

府司也聞敞行皆遣主者主知賊隨之于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于內宮先是南單于上言請依北

匈奴匈奴時北匈奴饑餓降南匈奴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合漢及是憲懼誅因自求擊匈

奴以贖罪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諸羌來降公卿舉鄧訓伐張紆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脅小

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職識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

兵守衛羌即解去漢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訓遂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

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眾悉離散明年春迷唐欲復歸

人縫革船置單上度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眾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官欽塞綏

孝和皇帝

丑己承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鄧壽字伯壽自殺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所請託壽送詔

獄上書陳憲驕心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首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

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言之敞曰壽幾密近臣匡救為職若默懷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遠眾正議以安

臣杜其私邪忠臣盡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快必杜塞

忠直進書奏書得成死從合浦未行自殺時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引止唯袁安任職免冠固爭前發十上眾皆危懼安曉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乖錯況于人乎今匈奴遠竄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其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
書奏不省魯恭字仲康平陵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注見前刻石勒功而還竇憲敗渠出朔方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單于出朔方塞皆會源

山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石漠北胡三省注唐置指落州蓋因山以名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眾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

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竇憲又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遣北單于于西海上以詔致賜還其侍弟

不自身到奏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封憲武陽胡三省注郡國志泰山郡有南武陽侯國憲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蓋封此南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

詔許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繼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

璆獨好經書節約自修何敞上封事曰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任用百姓者侈僭通誅戮無罪臣誠不欲上

令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附馬都尉環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

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故糾誅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禮敞無所嫌摺焉

大水凡九

寅二年春二月壬午日食東觀記史官不覺源郡言之

月氏遣使貢獻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曰

里喻望歲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

不下鈇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于東東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

三年春正月帝冠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于金微山。

在漠北，章懷注去，朔方五千餘里。

大破之，單于走死。

先是，北單于遣使款塞，欲入朝見憲。

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种、

將騎出塞，擊北單于。

單于被創，僅而得免。

事在二年，至是

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

遣左校尉耿种、

將騎出塞，擊北單于。

單于被創，僅而得免。

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出，塞五千餘里而還。

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憲又遣兵擊北匈奴之守伊吾者，復取

其地，車師震懼，前後王各遣子入侍。

竇憲敕尚書僕射樂恢

字伯奇，京兆長陵人。

竇憲以耿种任尚為爪牙，鄧疊、郭举為心腹，班固、傅毅

字仲卿，扶風人。典文章，刺史

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遺。

袁安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四十餘人。

竇氏大恨，以安

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

陛下軍平春秋，暴承大業，諸累不宜軒止王室，示天下之私。若

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累可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水無貶賤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

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

于是憲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暗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時賴之。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憲與車駕會。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

尚書韓稭正色曰：

夫上交不諂，下文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

過于憲稭舉奏論為城旦。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龜茲姑墨溫宿諸國皆降，復置西域都護。騎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為都護。徐幹為長

史。

十二月，帝還宮。

延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

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為可許。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

以權時之算，可得杆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眾，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

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

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報歸德四十餘年也。又首唱大謀，安盡北虜今更

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為拒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

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

略曰：南單于屯先父舉報歸德四十餘年也。又首唱大謀，安盡北虜今更

立新降是失信所養建立無功，況為拒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

定。安懼憲計遂行，又獨上封事言之。

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自易驕計至詆毀安稱米武誅韓歆戴涉故事事俱見前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

策初廬江周榮辭安舉奏實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實氏客角榮曰實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以區區慰身格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安卒朝野咸為痛惜後數日賈氏竟敗

夏六月戊戌朔日食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間廟不血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然而

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而私門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

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地震郡國凡十三

旱蝗

大將軍賈憲伏誅賈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姁母元與憲增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

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典諸近池苑園遊觀之處宦者為之鄭眾南陽人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

遂與定議誅憲會憲自涼州還京師帝將發其謀使清河王慶私從千乘王伉帝長兄也求傳外戚傳章懷注前書

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眾求索故事謂文帝誅薄昭武帝誅竇嬰故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兵屯衛南北宮閉城

門捕瑯舉疊姁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馬景璜官就國嚴能相迫今自殺初張輔為河南尹

賈氏敗輔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伏見夏陽侯璜每

治賜令至是令收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臨臧成之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就寡帝由是賢之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此始

秋七月太尉由以罪策免自殺以黨于賈氏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人河南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即前襄城令為司空初議立北單于惟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

同表安任隗議及實氏敗帝追思前議故策免宋忠會隗病卒以睦為太尉方為司空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

職詔以睦代之睦尋卒于位方後生事免歸自設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馬相吏士訓前任烏桓校尉皆奔走道路至空

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嘆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大守尚代訓為校尉欲以恩

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道祖母語尚自迷唐遂與諸種屠譯屠其譯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

免明年校尉賈友放迷唐于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鳩作大航遠河橋欲以旌兵迷唐遂徙依賜支河曲

至永和八年史克代友為校尉遂發湟中羌胡出塞而迷唐迎擊克兵殺數百人九年克至徵是秋迷唐復

率眾寇臨西詔遣征西將軍劉琇等將兵討之迷唐懼素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大破之迷唐引去

不能復追十年劉尚生畏懦免琇等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詞問貢獻迷唐引去逢留大河胡三省注

西河曲司馬彪曰河水屈而東北逕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臨洮注見前

五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秋九月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於除鞬間實慮謀自遁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眾先是耿夔既破北匈奴鮮

卑遂徙據其地至是匈奴餘種十餘萬落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以張酺為太尉酺與尚書張敏字伯達河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南單于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單于屯屠何死弟安國立安國初為

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

兵背叛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刀責其罪眾為邊害于是徽崇遂發兵遣其

庭安國奔走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後漢縣屬五原郡地在今吳利威黃河北安國追到城下閉門不得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眾也肅高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為禁外夷良計者亦可

入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師子既立諸胡不服北匈奴降者復襲師子曾立前單于屯屠何子逢侯為單于叛走出塞詔遣將軍鄧鴻等擊之逢侯遠遁漢兵不能追而還明年鴻坐遁過失利朱徽杜崇生失胡和致胡反皆敵下獄死

秋京師旱

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斬廣及尉犂王沉于陳睦故城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封班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以陳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

杞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永年縣地震

九月京師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識之曾孫也

夏蝗河內陳留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京師旱蝗詔除田租及山澤稅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諡尊德合葬敬陵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至是舞陰公主子梁扈

奏記三府太尉張酺言狀帝感勵良久會貴人姊樊豐樊豐妻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寃歿之狀三公奏請賜賈太后尊

號不宜合葬先帝帝幸詔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議

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封梁竦子三人為侯崇為樂平侯雖為乘氏侯翟為單父侯位皆特進梁氏自此盛清河王慶始散

宋上母宋貴人 家帝許之並詔
宋氏悉歸京師除廢身皆為郎

戊子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冬十月雨水凡五

十二月以劉愷字伯為郎 初居巢注見前 侯劉般字伯興宣 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年有司

奏請絕其國買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繼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

讓之風成含法之化也詔聽憲嗣爵愷為郎

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廉貸令郡國被災害不能自存者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尋又詔曰吏民踰

僭是以舊令制之節度頃者貴戚近親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在位犯者當先舉

正申明憲綱

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後漢縣今湖北宜昌府歸州是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食

壬子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漢殿書之所 帝覽書林閱篇籍召見諸儒魯丕字叔陵 賈逵字文強 黃香字文強 京師號曰天下無雙

黃童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不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漢華無用之言不陳于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漢書者各令自說師法博

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迷唐復叛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初迷唐既入朝事具前 其餘種不滿二千饑寒不立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故

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吳祉等至是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

塞金城太守侯霸擊之種人互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羌之別種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

循良自責實政
飛蝗越境兒童
不捕誰能未免
誇誣失真與虎
不渡河何異耶

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累劇吏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今緣邊郡

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以魯恭為司徒 初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時鄧國懷傷家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掾往廉之恭隨行所陌有雉飛止傍有

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遂還府白安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徵拜侍御史景遷光祿

勳選舉清平貴戚不能枉枉兵正至是為司徒七月六年免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

右無復羌寇後漢後漢國故城在今鳳翔府汧陽縣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

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

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殫繫當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乃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

部都尉戍之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皇后陰氏廢死 陰皇后妬忌寵遇衰數懷恚恨有言后與外祖鄧朱挾平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宋考苑

大水凡三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久在絕域起自永平十六年出西年老上書乞歸書言臣不敢望到酒泉久之未報超妹

曹大家請作上書為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雒陽拜為九月卒起曰小

宜有以詢之起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

水清無大魚蔡政不得下和宜蕩伏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起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富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從竟失遺和如趙言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

友好書傳書畫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

郡國貢獻本非中書得預之事令鄧后乃以禁絕見稱足以規漢家制度矣

人主撫有天下五食萬方若窮極其味何求而不得第軫念下民憐億之

克己以下之雖宮人總役皆加恩恤帝深喜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雖立每有所問帝必起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及是立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親哀請謙讓故后兄

以徐防字謁卿沛國人為司空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邱賀

兄弟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與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

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有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

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

封宦者鄭眾為鄉侯章懷注南陽郡棘陽有鄉鄉棘陽侯宦者封侯自此始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食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

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穉早離顧復常有莠莠詩篇凱風詩篇之良選懦音軟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宿先

秋九月雨水凡四

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幸章陵祠舊宅祠園廟會宗室于舊廬勞賜作樂進幸臺夢臨漢水進幸江陵

時太尉張禹字伯達留守張禹于十二年代聞之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

今得君奏臨漢回輿及還禹特蒙賞賜

詔大官勿受遠國珍羞嶺南舊貢生龍眼交州記樹高五六丈子荔枝大如桂樹實如雞子至日渴十里一置

日置五里一候司馬遷曰使晝夜傳送臨武南桂陽州長唐羌字伯游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

馬遷曰使晝夜傳送臨武南桂陽州

頃誠有所不忍前如宋仁宗計蛤蜊之費一下動二十千豈不堪為又中夜偶思燒羊復戒左右勿令言恐朕大奉行沿為成例從康有用之物以備不時之需皆此意也況養生之道尤以節飲食為要義朕自御極以來凡所供饋饌皆尋常品味未嘗羅列珍羞侈以自奉然於日用常餐猶加吝嗇節適可而止頗得調攝之方誠恐口腹者無益而有損此人情所易忽不可不慎

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鷩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于路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為奉宗廟苟有傷虐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早
乙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年十二}皇后迎子隆即位^{是為孝}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于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字稚子廣漢郡人}卒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其以渙子石為郎中以勸勞動

孝殤皇帝
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封兄勝為平原王

三月葬慎陵^{在洛陽東南}

賈嘉贊曰和帝早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官堅用事遂為東漢禍基之主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兄}

夏四月罷祠官不在禮典者太后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之^{人詔故建武以來諸祀禁錮者皆復}

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苑大獵宮別館備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遺施庭宮人及宗室之沒入者皆為庶民

印比承氏重監書覽
後漢殤皇帝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朝三省注三司三公也晉職官志儀同三司之名始此

五月河東垣山章懷注垣縣山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

雨水詔賢霽傷害除其田租郡國三十七大水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張墾田競

增戶口掩匿盜賊奸惡無懲罰用非次選舉乖宜貪奇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

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十石長吏其各實數所傷害為除田租

秋八月帝崩年二歲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是為孝安帝太后猶臨朝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祐拜長安侯立以

為和帝嗣

詔檢勅鄧氏賓客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

不軌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憲禁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戚犯罪無所假

貸

九月大水州凡六

葬康陵以連遭大水百姓苦役方中陵中秘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雨雪州凡四

清河王慶卒清河王病篤上書求葬宋貴人家旁遂薨年二十九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左姬名小娥喪也與王

合葬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

詔舉隱逸選博士尚書郎松字幼陵南陽湖陽人乃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

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意謂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